

秋瑾著

秋瑾革命傳

附紹興黨獄部份清議及哀詞

革命寶鑑

秋瑾革命傳

秋燦芝著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九月四版

實價新臺幣拾陸元

著作人 秋 燦 芝

發行人 秋 燦 芝

版不
權准
有所翻
有印

印刷者 大 地 印 刷 廠

經售處 聯 合 書 局

台北三重市福德南路廿四巷二號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〇號



影 摄 裝 便 俠 秋

秋侠和服遺像



像 遺 服 和 俠 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序

中華民國之建立，迄今已四十二易寒暑了，這個革命的果實，是無日不在風霜雨雪的欺凌中，近年以來，且被內憂外患所侵蝕，竟使神州勝地，遭受了空前的浩劫，真是薤露蒼涼，劫灰彌望，甯不可歎？今天又是六月六日，天曬節了，在民前五年的今天，正是鑑湖女俠秋瑾成仁取義的一日，她在輝煌的革命史上，留下了最燦爛光榮的一頁，直到現在，她還是活躍着在每一個個人的心中，真是雖死猶生！

關於她的革命事蹟，記載雖多，惜乎皆略而不詳，居恒引以爲恨，及至抗戰勝利後，作者在杭州覓得前紹興府，查辦秋瑾的全部檔案，凡數百件，後經裱成手卷卅六個，每個長達十餘丈，最短者亦七八丈，都展閱一徧，對於當時革命的情形，至是得以盡悉矣，那時就擬根據了這一部檔案，還參考其他有關的書籍，來編一部較爲詳實點的傳記，祇以事與願違，爲生計所迫，終日栗碌而未果。

因爲作者生性好靜，所以沒有太史公，游覽天下奇山水的那種豪情逸興，但是四十年秋，忽然南下，來到香港，暫寄游踪於山頂一個朋友的家中，猶憶每當風和日麗的時候，或登山臨水，採勝訪幽，看天上之雲行，瀟翻翠擁，觀山前之日出，變蔚霞蒸，惟雖有瑰奇之景，惜無司馬之才，不能發而爲文章，愧恨奚似，然駒光如駛、一住將近兩載，至四十二年一月間，始游歷來此，因爲終日賦閑，客窗無俚，就在此時着手編寫這一部「秋瑾革命傳」，蓋藉以宣揚先烈革命的精神，亦聊以自勵及轉以勵人也，我與諸君其共勉之！

當此燠暑蒸人，惠風不至，作者身處炎威之中，浸潤在熱浪之下，揮汗如雨，口渴如焚，猶能寫作不輟者，此無他，實因先烈犧牲的精神感人之深，遂使煩暑亦爲之頓消也。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秋擦芝謹序

革命歷史
長篇小說

秋瑾革命傳

第一回 閩侯縣俠女出世	北京城志士憂時
第二回 攻拳匪聯軍得勝	盜奇珍千里追蹤
第三回 崇專制不解平權果	仲雅懷欣賞自由花
第四回 孫總理首創同盟會	陳天華憤隨屈大夫
第五回 辦女報秋瑾警聾贊	刺大臣吳樾喪殘生
第六回 徐錫麟巧遇豪傑	竺紹康計擒強人
第七回 聽詩聲頓成知己	興體育暫且還鄉
第八回 齊革命歃血爲盟	編黨軍有心倡義
第九回 商起義齊集上海灘	賦同讐大鬧清風嶺
第十回 搶美女惡霸逞兇謀	扮伴娘豪俠施巧計

- | | | | |
|------|-----------|-----------|-----|
| 第十一回 | 遣將調兵光復故土 | 剜心剖腹活祭亡靈 | 九九 |
| 第十二回 | 灰壯志深宵驚噩夢 | 弄陰謀鬼域喜含沙 | 一〇八 |
| 第十三回 | 大通校清兵遭伏擊 | 知府衙太守用毒刑 | 一一七 |
| 第十四回 | 擲頭顱女俠就義 | 上奏章群醜封官 | 一二六 |
| 第十五回 | 顯陰靈魂歸月下 | 慨虐政官縑堂前 | 一三七 |
| 第十六回 | 擊奸徒小橋成血泊 | 埋俠骨平地起風波 | 一四七 |
| 第十七回 | 浪駭濤驚孤雛歸故里 | 墨乾筆禿游子結全書 | 一五六 |

第一回 閩候縣俠女出世

北京城志士憂時

當明朝末年，崇禎皇帝在位的時候，因為官吏貪污無能，積習難反，以致雖有願治之主，亦不能挽回其國運，卒於公元一六四四年，流寇李自成作亂，勢如破竹，不久竟攻陷京師，內有降臣，外無救兵，迫得崇禎帝以身殉國，自縊煤山，真是慘絕人寰了，這時明將吳三桂正鎮守着三海關，雖有着一連串的惡耗傳來，他竟是按兵不動，觀望不前，直到後來，他聽得他的愛妾陳圓圓被鬪賊擄去，他纔一怒之下，痛哭誓師，假名勤王，託詞護國，於是才領着大軍入關殺賊，正是：

痛哭六軍皆缟素，冲冠一怒爲紅顏。

後來一見賊兵太多，不能取勝，他就師那申包胥哭師秦庭的故智，乞援於滿清，等得清兵到來，雖然是擊敗了巨寇李自成，但是滿酋順治領着大軍入關以後，竟揮兵南下，遂奄有大江南北，就此竊據了整個的中國，後仍定鼎燕京，改國號爲大清，從此明社覆亡，明祚於焉告



終，滿清應運而起，正是：

王候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明朝的錦繡江山，却被吳三桂一手斷送了，我們漢人從此就墮入了黑暗的深淵，受盡了專制壓迫諸般的苦楚，尤其是那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真是歷史上最慘酷的一頁！可歎大好的河山，淪於夷狄，致令神州到處染徧了血雨腥風，吳三桂真是千古的罪人，宜其遺臭萬年了。

迄至大清國的家天下，相傳到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時候，這時正是光緒皇帝在位，却是慈禧太后大權獨攬，光緒皇帝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皇帝罷了，慈禧是信用私人，排除異己，弄得政治腐敗不堪，她祇圖一己之享樂，不顧國家之安危，竟將設立海軍的鉅款，移作建造頤和園之用，因為她的六十萬壽之期將近，要用頤和園來作為慶祝的場所，裏面佈置得是窮奢極侈，外面也裝飾得瑰麗矞皇，真是工程浩大，所費不貲，到了她萬壽的時候，頤和園是早已落成，各地的大小官員所送來的壽禮是紛至沓來，都是些奇珍異寶和熊掌駝峯，每天絡繹於途，那萬壽宮中堆積如山，這還不是從民間搜刮得來的嗎？所以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人心攜貳，國勢阽危，後來纔生出了許多的愛國志士，革命偉人來，推翻這個專制腐敗的滿清帝國，將四萬萬同胞從那殘暴不仁的滿洲人手中，解放出來，從此河山光復，人們都獲得了平等自由，這就是作者所要寫的一段震古鑠今，驚神泣鬼的革命歷史故事，待作者慢慢的寫來便了。

却說浙江紹興的山陰縣，襟山帶水，人民依水而居，民風淳樸，土地肥沃，出產豐富，真是一個漁米之鄉，這兒有一個鑑湖，波平如鏡，故又名曰鏡湖，用鑑湖的水來釀酒，味道特別的芬芳醇美，所以紹興酒是膾炙人口，遐邇聞名的，離鑑湖不遠的地方，有一處村落，叫做漓渚，臨水靠山，風景幽美，山上有亭聳然獨立，這就是王羲之上已修禊的蘭亭，雅集韻事，餘蹟猶存，不能備述，村中有一家住戶，姓秋名星候，字

益山，是世代書香，出身科甲，新近被分發爲福建省閩候縣的知縣，正要起程耑赴任所，這天擇了一個黃道吉日，屆時就帶着他的夫人和公子前往福建而去，到任不久，他的夫人就懷了身孕，足月分娩，却生下一位千金，玉雪可愛，秋星候就替她取了一個閨名叫瑾，字璿卿，又字瑜娘，到了五六歲的時候，業已長得丰神秀逸，冰雪聰明，但是眉宇之間，却流露着一股英氣，父母愛之猶如掌上明珠，就請了一位飽學先生，教他們兄妹二人在家攻讀書史，不到幾年，秋瑾已經是才堪詠絮，字可簪花，儼然是一個不櫛的進士了，她又性喜武術，秋星候又爲她延了一位名武師，教她習武，所以她在習文之餘，又兼習武，對於劍術，尤爲愛好和擅長。

秋星候在福建一住多年，後來又添一女，閨名珵，字珮卿，庶出一子名宗章，他白天的時候，不免簿書鞅掌，案牘勞形，等到晚上，回到溫暖的家庭中，課子訓女，却也頗饒樂趣，這天他忽然奉到遷調湖南的府令，就吩咐手下人員趕辦移交，預備交卸，一連忙了好幾天，等得新任到來，移交清楚後，他就帶了家眷，前往湖南，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逢水乘舟，遇陸起旱，真是舟車勞頓，走了不少的日子，纔到了湖南省的湘潭縣，接任以後，整整的忙了一個多月，慢慢的纔算安頓下來，暫且按下不表。

且說湖南湘鄉縣，神冲的地方，在洪楊之亂的時候，有一天，忽然搬來一戶姓王的人家，到此避亂，原籍本是山西太原，始祖原是姓姬，乃是周文王的後裔，因爲周朝滅亡以後，這一支派的子孫却改了姓王，逃了出來，在山西落了籍，這王家有着兄弟三人，長兄名黼臣，二弟名黻臣，三弟名弼臣，後來黻臣娶了本地的女子屈氏爲妻，人頗能幹，這王黻臣却生得容貌修偉，器宇軒昂，真是一表人才，他並不汲汲仕進，抗志讀書，惟雅慕陶朱倚頓之富，所以常常經營於三湘七澤之間，所獲不資，他就帶着夫人屈氏移居湘潭，在十八總由義巷的地方，購進巨宅一所，地廣數十畝，房屋百餘間，非常的宏敞，其兄黼臣和三弟弼臣則仍留住

神冲的故居，這時獻臣已有三子，長子名子介，字廷鉞，娶妻周氏，生一子名耆德，字延年，次子名子耆，最是發奮讀書，而且穎悟異常，因勞成疾，病危的時候，還娶楊氏女過門沖喜，不冲還好，這一冲，反而送了他的性命，不久就死了，幼子名子芳，字廷鉞，生得面目俊秀，瀟洒風流，頗有文名，最得父母的歡心，年十七歲，尚未授室，獻臣生性慷慨，樂善好施，湘潭這個地方，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通商口岸，所以人烟稠密，商賈輻輳，但是非常的貧瘠，清政府有鑑於此，就命令當地的殷實富戶，出資開設四爿典當，以利貧民，而資周轉，王獻臣就自動的拿出錢來，開了一片典當在他住宅的旁邊，定名爲義元典，開設以後，人稱便利，記得在光緒卅二年的時候，忽然霪雨成災，加以山洪暴發，湖水倒灌，以致到處一片汪洋，湘潭頓成澤國，人民祇得攀登屋頂，暫避一時，不料許多的房屋都被大水冲倒了，因此人們都由屋頂跌落水中，王獻臣的全家，幸而早已逃往郊外的黃土山上，得免於難，他看見同胞們爲洪水所困，心有不忍，就僱了許多的划子，親自率領着，在水中往來的搶救，並且每天在三官殿施粥來救濟他們，活人無數，後來當地的官紳奏聞了皇上，旋奉聖旨，封贈員外郎之職，王獻臣却固辭不受，從此他的善名，是有口皆碑，無人不曉，暫時放下不提。

再表秋星候自從到任以後，頗洽輿情，在地方上許多的紳士當中，他覺得王獻臣的爲人，最是純良方正，所以樂與交游，於是二人時相過從，漸成莫逆，這時王獻臣知道秋星候的膝下有一位千金，單名叫瑾的，才貌俱全，尚在待字閨中，他就挽出一個姓李的朋友，名叫潤生的來，前往秋家替他的幼子廷鉞作伐，這一天，秋星候正在簽押房中批閱公文，忽報李紳潤生來見，秋星候連忙吩咐請進，就請在客廳裏坐下，他出來和李潤生相見了，彼此寒暄了幾句，於是李潤生就將來意說明，自己是特爲來作冰人的，希望秋公允婚，兩家得結秦晉之好，秋星候聽了，沈吟了一下道：「這是兒女的婚姻大事，還得問內子一聲，理應徵求她的同意，待我進去和她商量一下，就請李兄坐一回兒吧。」說畢就起身進去了，不到片刻的工夫，祇見秋星候笑容滿

面的走了出來，手中還拿着一張紅紙條兒，上面寫着秋瑾的生辰八字，遞給李潤生道：「內人業已同意這頭親事，就請李兄回覆王家好啦。」李潤生立起身來，伸手接過紅紙條兒，就連連的打躬作揖向秋公道謝，然後辭了出來，去到王家，見了王獻臣，先道了喜，就將秋公業已允婚告訴了他，又將八字帖交給了他，王獻臣接了，自是十分的歡喜，就到書房裏面，找了一本皇曆出來，翻了一回，擇了一個吉日，就請李潤生去告訴秋星候一聲，定在這一天行聘，李潤生聽了，就辭了出來，自去通知秋家不提，且說王獻臣回到內房，就將此事告訴了屈氏夫人，教她趕緊預備聘禮，她就領着大媳婦周氏和二媳婦楊氏，忙了好幾天，總算一切齊備，到了下聘的這一天，大媒李潤生老早就到來，口中連聲的恭喜着，待了一回，就押着聘禮向秋家而去，下了定後，過了半年，王獻臣就預備給廷鈞完婚，於是擇了一個大吉的日子，請大媒李潤生去通知了秋公，得到同意後，就在這一天迎娶過門，到了吉期，是鼓樂喧天，炮聲震地，全副執事簇擁着一乘彩輿到了秋家，新郎王廷鈞是頭插官花，身披彩緞，騎着駿馬，走在當中，前往親迎，迎接新娘過了門後，真是一對璧人，如玉樹之齊輝，教人羨煞，結綃以後，過了一年，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沅德，字仲瀛，閭家非常的歡喜，甚麼洗三彌月，自有一番熱鬧不提，王家原是一個舊式的大家庭，充滿了濃厚的封建思想，尤以婆母屈氏，性情暴燥，御下極嚴，晨昏定省，不能有一點兒失禮，偶有過失，動遭面斥，你想秋瑾本是一個女中的豪傑，巾幘英雄，怎受得了這種舊式家庭的桎梏呢，所以她心中十分的抑鬱不樂，每天祇有借着吟詠來消磨她的光陰罷了，有一天，王廷鈞偶然打開她的抽屜一看，發現秋瑾竟吟了許多的詩詞，寫了那麼厚厚的一本，他不覺翻了開來，祇見上面寫着道：

杞人憂

幽巡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漆室空懷憂國恨，難將巾幘易兜鍪。

春日偶占

春色依依映碧紗，窗前重發舊時花，燕兒去後無消息，寂寞當年王謝家。

喜雨漫賦

淵龍酣睡誰驅起，飛向青天作怒波，四野農民皆額首，名亭直欲繼東坡。

菊

鐵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澤志徒雄，天桃枉自多含妒，爭奈賣花耐晚風。

梧葉

梧葉宵來拂畫欄，西風已覺拾衣單，十分惆悵燈無語，一味相思夢不歡，白雁聲中秋思滿，黃花籬畔暮愁寬，却憐鏡裏容顏減，尙爲吟詩坐漏殘。

秋雁

蘆葦蕭蕭景象秋，鳴聲爭聚白蘋洲，頻興夜月騷人感，慣助河梁旅客愁，傳帛解憐蘇武節，揮絃應憶洞庭游，空勞寫盡西風怨，江外光陰肯少留。

秋日獨坐

小坐臨窗把卷哦，湘簾不捲靜垂波，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無聊感慨多，半壁綠苔蛩語響，一庭黃葉雨聲和，刺憐北地秋風早，已覺涼侵翠袖羅。

羅敷媚

春

寒梅報道春風至，鶯啼翠簾，蝶飛錦簾，楊柳依依綠似烟。桃花還同人面好，花映前川，人倚秋千，一曲清謌醉綺筵。

相見歡

因書拋却金針，笑相評，忘了窗前，紅日已西沉。春衫薄掩，簾幕晚粧新，踏青明日，女伴約隣人。
王廷鈞正在看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不提防背後伸出一隻手來，一把將他手中的書搶了去，嚇了他一大跳，回頭一看，原來是秋瑾。他不覺笑道：「你幾時進來的，我竟一點兒沒有知道，你的詩真做得好，我還沒有看完呢。」秋瑾將她的詩稿向抽屜裏一塞，將抽屜鎖好道：「這有甚麼好看的，北京有甚麼消息來嗎？」王廷鈞答道：「還沒有，總快了吧，我們一塊兒到大爺那邊去談談，好嗎？或許他有消息，也未可知。」說罷王廷鈞立起身來，二人就向子介大爺的房中走去。

這時王子介正得到了京中友人的來信，說是王廷鈞業已得了一個兵部郎中的官職，不久就將明令發表，恰巧王廷鈞夫婦走了進來，大爺一見是他倆，就連忙口稱恭喜，大嫂子在裏面聽見了，也跑了出來，一見他夫妻倆來了，互相問了好，又讓了坐，大爺就將北京的來信遞給王廷鈞看，大嫂子就問王子介是甚麼事情，王子介答道：「四弟要高升啦，北京有信來呢。」秋瑾就在王廷鈞的手上約略的看了一看，王廷鈞看好了信，滿心的歡喜，將信仍還給了大爺，幾個人又閑談了一回，王廷鈞夫婦方纔辭了出來，回到房中，預備行裝，過了半個多月的樣子，果然部令到來，王廷鈞就要進京供職，秋瑾也一同前往，帶了一個當差的楚五和使女香蓮，其子仲瀛跟着祖母慣了，就沒有帶去，這天僱了一艘官船，他夫妻倆拜別了父母，辭了兄嫂，就上了船，揚帆向着北京進發，一路行程，非止一日，這一天，不覺到了北京，下了船後，先在客棧住下，後來尋着西城椿樹街的一所房屋，非常的寬敞，前面還有着一個很大的花園，其中蒼松翠柏，綠水紅蕖，相映成趣，風景頗為幽美，不久就由客棧遷到了新居住下，秋瑾久聞北京繁華甲天下，等到一切安頓了以後，又休息了幾天，就想到城廂內外去游玩一番。

這一天，天氣晴朗，就叫楚五去僱了一輛馬車，秋瑾帶着香蓮同去，二人坐了馬車，車把式就驅着車兒慢慢的行駛着，果然是六街三市，熱鬧非常，再往前行時，又是一番景況，所見的都是些皇宮巨廈，瑰麗矞皇，正是：

瓊樓可比蓬萊島，玉宇翻疑廣寒宮。

漸漸的行至郊外，這兒是梧桐夾道，楊柳成行，遠望田疇，一碧無際，一陣陣的香風襲人衣裾，令人胸襟不覺爲之一爽，走完了郊野，却到了城南，所見的情形，又自不同了，這兒的街道狹隘，兩旁都是些東倒西歪的房屋，出出進進的男女，身上穿的都是葛衣百結，爛縷不堪，秋瑾就問前面的車把式道：「這是甚麼地方啦？」那車把式答道：「這是四塊玉，是窮人住的地方，是北京有名的貧民窟呢。」秋瑾聽了，就叫車把式停下車來，心想甚麼地方都見過了，到沒有知道貧民窟是一個甚麼樣兒，她就和香蓮下了馬車，走到一家人家的門前，伸着頭望了一望，原來裏面是一個大雜院，地上滿佈着糞渣唾涕，骯髒不堪，臭氣薰天，中人欲吐，其中也不知道住了多少人家，立在外面的男女老幼們，看見秋瑾她們來了，都滿臉露着詫異之色，秋瑾一看他們，真是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個個的都是面有菜色，怪可憐的，她十分的同情他們，於是和他們點了點頭，問了幾句話，纔別了他們回到馬車上，這時她再也鼓不起興緻去閑逛了，就吩咐車把式駛回家中，她這才知道中國的人民，在滿清帝國的虐政壓迫下面，簡直是奴隸不如，那些昇平的景象，不過是粉飾着太平罷了，却掩不住人們心中深深的創痕，她回到了家中以後，這一幕慘狀，兀自在她的腦海中翻騰着，從此革命的種子，更深深的種在她的心中了。

北京城雖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却也是一個藏垢納污之所，那些達官巨賈，公子王孫，走馬章臺，縱頭浪擲，每到華燈初上的時候，是管絃謳嘯，選色徵歌，喝雉呼盧，金迷紙醉，正是：

五陵少年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王廷鈞原是一個年少風流的公子哥兒，到了北京以後，被一班朋友們帶着，成天價在外面酒肉徵逐，後來又結交上了幾個貝子貝勒，常常是花天酒地的混在一起，有時竟徹夜不歸，甚至臥倒在酒甕的旁邊，沉醉不醒，所以夫妻之間，時相勃谿，秋瑾幸而結識了幾個女友，其中尤和廉夫人吳芝瑛，相交最爲莫逆，二人時相過從，談詩論文，烹茗煮酒，因此頗不寂寞，並且結爲異姓姊妹，情逾骨肉，她還有幾個親戚也在北京，是龔味蓀，陳華和陶荻子夫婦等，也都常常來看她，他們都是些愛國的青年，這時候在北京有着許多的熱血青年，他們都痛心同胞們，受着異族的奴役和虐待，所以都團結起來，秘密的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團體，做些宣傳革命思想和灌輸新知識的工作，想喚起一班民衆來反專制，反壓迫，不要再做滿清帝國的奴隸了。

這一天，龔味蓀和陳華去探望秋瑾，在無意之中談起了戊戌事變的情形，爲了此事，光緒皇帝被囚在瀛臺，康有爲和梁啓超已經是逃亡在海外，却可憐株連了一個寧河人，名叫王照的，到現在還關在刑部的監獄裏，當時秋瑾聽了，非常的感動，她就站起身來道：「我進去一回兒就來，你們二位請坐一回兒吧。」於是她就回到自己的臥室裏，在自己所私蓄的銀錢中，拿了一半出來，交給龔味蓀道：「這一點兒錢，請你設法送給那個王照，但是千萬不要將我的姓名告訴他啦。」龔味蓀伸手接過錢來，心想秋瑾竟如此的熱心慷慨，實在是一個有血性的人，就答應着道：「你真可以說是施恩不望報哩，我一定替你辦到就是啦。」這時陳華就在他的耳邊輕輕的道：「她真是一個好人，將來一定是一個忠實的同志，何不請她加入我們的組織呢。」龔味蓀聽了點了一點頭，就向秋瑾道：「因爲清政府的專制腐敗，現在革命的潮流，幾乎流遍了全國，許多的愛國份子，在北京成立了一個小組織，做些革命和救國的工作，我和陳華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現在我們歡迎你也加入我們的組織，來領導我們好嗎？」秋瑾聽了，很興奮的道：「原來你們還是兩位愛國的志士呀！這真